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八二年



1982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2 年

- 《摘颗星下来》序 (2)
-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前言 (4)
- 紫竹林怎么样了? (5)
- 《刘淑度金陵治印集》序 (7)
- 《儿童文学选刊》序 (9)
-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11)
- 《冰心文集》序 (14)
-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16)
- 致李玲修 (2月25日) (18)
- 教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 (19)
- 致赵清阁 (3月8日) (21)
- 《红楼梦话剧集》序 (23)
- 灯光
- 为《东方少年》创刊而写 (25)
- 朝气蓬勃的儿童文学 (27)

新春寄语	(28)
我的父母之乡	(29)
《冰心散文选》自序	(32)
梦的启发	(34)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37)
我的第一篇文章	(39)
致周达宝 (4月19日)	(42)
《梁容若集子》序	(43)
致谢为楫 (6月15日)	(44)
致巴金 (6月30日)	(45)
忆昆明	
——寄春城的小读者	(46)
《垂柳集》序	(47)
祖父和灯火管制	(49)
我喜欢短小精悍的作品	
——关于《一分钟小说》的一封信	(51)
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	(53)
致谢为楫 (8月24日)	(58)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59)
致吴青 (9月9日)	(61)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	(63)
为《胶东文学》题词	(66)
致谢为楫 (9月27日)	(67)

致吴青	(10月4日)	(69)
致吴青	(10月8日)	(71)
致吴青	(10月14日)	(73)
致吴青	(10月18日)	(75)
杨永青和他的儿童画		(77)
致吴青	(11月2日)	(81)
致吴青	(11月10日)	(83)
情发于中			
——序《泉水淙淙》		(85)
致吴青	(12月8日)	(87)
致吴青	(12月15日)	(89)
致吴青	(12月20日)	(91)
致吴青	(12月27日)	(93)
致谢为楫	(12月28日)	(95)

1982 年

《摘颗星星下来》^① 序

陈伯吹同志在中国儿童文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作了五十余年，这集子里的几十篇散文，不过是他的收获的一部分。

早在一九二四年，当他是一位小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以学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模范同学》。他自己说他写这本书时“感到真实，感到兴趣”，这本小说于一九二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易名为《学校生活记》。

作者在自传中说：“这小小成就，标志着我一生工作的新起点，从此直到一九五六年底止的教师生涯中，没有停止过业余写作，而且一年比一年抓得紧。”

事实也是如此，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给儿童写了许多诗，小说，和散文。他不但翻译了许多外国童话，而且自己也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了

^① 《摘颗星星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出版。

童话。

这本集子分为幼儿、儿童、少年三部分，都是短篇散文，短的不过几百字，长的也只有三千多字，讲的都是小人小事。因为作者热爱儿童，了解儿童，他不但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又经常参加少年儿童的种种课外活动，因此他写的作品都是内容丰富，故事有趣，文字清新。如幼儿篇中的《这条街长大起来了》，儿童篇中的《一辆机车拖了四十八节车皮》等，如实写来，稚气如画而意境却很深远！

这一本集子是作者的许多儿童文学集中最新的一本，但决不是末一本，因为我们高兴地知道作者还正“在这一块园地上锲而不舍地勤勉地继续前进”。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① 前言

上海辞书出版社约请杨荫深先生主编的一部《绘图儿童成语词典》由该出版社出版了。

我们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三千年来的古典文学中有许多言简意赅的成语，援用得当的时候，会使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加倍地精简有力和形象化。有了成语知识，对于儿童的读、写都是很有益处的。为了帮助儿童了解成语，提高学习兴趣，这部创新的《绘图儿童成语词典》产生了。

这本词典从小学课本和儿童读物中收集了成语一千三百多条，每条都有释文，注释了成语的难字，然后译成语体，文字浅显易懂，并有插图四百多幅，是张乐平、阿达等儿童所欢迎的画家绘图的，图文并茂，是一本适合儿童使用的工具书和课外读物。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

^①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年 5 月初版。

紫竹林怎么样了？

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编辑部的同志来约我写文章，还说最好能谈谈天津。她刚走，我就从晚邮中接到一封信，是询问甲午海战中在威远舰上牺牲的、我父亲的战友的名字和职务等等。我忽然想起天津有个紫竹林，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的一个地名，虽然以后我从未去过。那里从前有个北洋水师学堂，是我父亲学习过的地方。他曾对我说，“从福建乍一到北方，觉得天津真冷！我穿的是夹裤和很薄的棉袍，幸而那时还年轻。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因为我在宿舍里看《三国演义》，让我的老师、总教习严又陵先生看见了，罚我在院子里站在一张桌子上，整整地站了一夜，手脚都冻麻木了，可是也一样地过去了。”那时我听了很替父亲鸣不平，我觉得除夕应该算是假期，《三国演义》应该不算坏书，他的先生不应该罚他。

关于紫竹林，不记得父亲还说过什么，但天津到

底是他到过的第一个北方城市，住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四十年代初，我在四川歌乐山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老先生同朋友上山遇见我，常常拍着我的肩膀，用很重的天津口音对他的朋友说，“她的父亲和我同班。”这使我猛然忆起，我父亲说“官话”的口音，也是天津味儿的，和张老伯一模一样！

天津这座城市，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五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住过几个月。我还到过南开大学，逛过水上公园、参观过三条石，吃过狗不理包子……我对于天津的印象，是很好的。它也有过租界，街道是弯弯曲曲的，在这一点上有些像上海，但人民却是北方的。在天津我也有些同学朋友，因为离北京近，他们常来，但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总想不起向他们打听紫竹林在天津的什么地方？现在是否还有个海军学校？

七十几年前的一件小事，到底像旅行手提箱上，最先贴上的那一条旅馆标签，它往往被后来重重叠叠贴上的许许多多的标签，遮盖得看不见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1982年第2期。）

《刘淑度金陵治印集》序

王庆淑同志来，给我看了一本《淑度印草》，前面有齐白石老人写的一段话，盛赞刘淑度先生刻印：“篆法刀工无儿女气……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为闺阁特出也。”这篇文章，是我从未见过的！五十年前我所见到的谦逊恬淡的刘淑度先生的印象，又涌现到了我的眼前。

我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在郑振铎先生家里，见到刘淑度先生的。振铎夫妇把她介绍给我，还说她很会刻印。过几天刘先生就送给我一方刀工秀劲的篆字的“冰心”图章。我十分珍爱它，而且经常用它。但刘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自夸为白石老人的弟子，更不用说自己是老人的得意门生了。

白石老人名扬中外，人人皆以和他有过瓜葛，为莫大的荣幸，而刘淑度先生从不特别提到她和白石老人的这一段因缘，我认为这是她的过人之处！

王庆淑同志还带来了淑度先生的一封信，说：“江宁一别，三十年不见。”还说她“一病卧床”。我

也因行动不便，几乎两年没有出门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还都健在，促膝谈心的机会还是会有有的。让我们互祝健康吧！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物》1982年第3期。）

《儿童文学选刊》序

我衷心欢迎《儿童文学选刊》的出版！

十年浩劫过去，文艺园地回黄转绿，儿童文学也像萋萋芳草，在大地上繁茂了起来。不但老、中、青作家欢欣鼓舞地重新拿起笔来，还涌现了许多青壮年儿童文学作家，以及平日为成人写作的作家，也写些给儿童看的种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同时，儿童的报纸和刊物也雨后春笋似地遍地萌茁，这都使我在“目不暇给”之余，既有无限的欣慰，也有相当的困扰。

不能否认，我近来精神不如从前了，看过的东西也容易忘掉。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都不能看得太详细，尤其是儿童刊物，总希望有人给筛过一遍，使我能从有限的精神和时间，得到无限的收获，这就是我欣赏《儿童文学选刊》的原因。

《儿童文学选刊》选得很好，不但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好作品都选上了，还有把那些为成人写的而适合于儿童看的好作品也选上了，这是我特

别感到满意的地方。

我曾读过任大霖同志的一篇《深沉的倾诉》（见《东海》1980年某期），讲的是一位校长和一个红卫兵学生重逢的故事，故事气氛十分健康。还有温小钰同志的一篇《宝贝》（见《草原》1981年第10期），是能引起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关心和注意的少年儿童的问题。这几篇作品，我都过目不忘。我认为像这种的作品都是健康的、有益的、值得推荐的。

2、8、1982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老先生是我在同时代的文艺界中，所最钦佩的一位前辈。

我第一次读到叶老的作品，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我母亲订阅的《东方杂志》上的《地动》和《小蚬的回家》，都是描写儿童的短篇小说。他写得那样地自然活泼，对于儿童心理体会得那样细致入微，使我很受感动。此后，凡在报刊杂志上有“圣陶”署名的文章，我都尽先阅读。我觉得这位作者，是个热爱儿童，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

二十年代后期，我又从顾颉刚先生那里借到了一本《倪焕之》。这是一本热情澎湃的书，说的是一位从事教育的有理想的青年，但在那大变动的年代里，他的努力失败了，希望破灭了，终于寄希望于未来的同自己全然两样的人。这本书引起我很大的同情和共鸣。顾颉刚先生因而对我说到：圣陶这些年

来，又当教师，又当编辑，还从事给小学生编写教材的工作，他为教育和文学事业，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郑振铎先生也对我讲：圣陶也是我们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在当编辑时还不倦地奖掖青年，丁玲和巴金的处女作，都是经他的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关于这件事，丁玲和巴金自己也对我说过。但是，在解放前，我一直住在北京，对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始终没有得到见面的机会。

我有幸见到叶老，是在解放后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文艺界的集会上，常常会见到他。虽然因为人多没有长谈，但是他给我的印象，是谦和慈蔼，淳朴热情，读了他的作品后，我觉得真可以说是文如其人，他恰恰就是我想象中的叶圣陶先生。

此后，又因为叶老和我都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会面谈话的时候就比较多了。在民进代表大会上，我还常听到叶老给我们讲教育或语文教学等等问题，他须眉皓白，声音洪亮，一股纯正诚恳之气，扑面而来。这里，使我想到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叶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我呼吁》，读之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为着我们千家万户所面临的“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造成的不良影响”，他呼吁我们要赶快解救在高考重压之下的中学生。他提醒我们，“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

叶老在教育 and 文学事业上的巨大贡献，他的老朋友们能谈得比我更多更深。我和叶老相见较晚，但只就这短短的几年中，他给我树立了榜样。他的几十年如一日地爱护孩子、爱护祖国未来的精神，我要努力向他学习！

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2年2月9日。）

《冰心文集》序

卓如同志替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部《冰心文集》，给我看了这多卷本的目录，看得我愕然而又赧然，从心里觉得不好意思！原来我在这几十年里，还写过这许多肤浅、无知、不值得发表的东西。

这文集里收集了我六十多年来写的文字，包括我学生时代为校刊或学生会刊物写的短文，有的会引起我印象很深的往事，有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从文章的题目上看来，里面有些不免是“赶任务”的东西，有的却还是发自内心的咏叹，肤浅也罢，无知也罢，总的说来，这些文字，还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当时当地思想和感情。

回溯我八十多年的生活，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水流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通畅，但它还是不停地向前

流着。

让这一个集子，坦白地摊开在读者的面前吧。只要大家能从这些文字里，看到有一个在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在她自己大半生的生活环境里，所发出的心声。只要这心声是真实的，使读者能够清晰地辨认出这个人的形象，那么，这个集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

（《冰心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出版第一卷；1983 年 5 月出版第二卷；1984 年 10 月出版第三卷；1986 年 8 月出版第四卷；1990 年 2 月出版第五卷；1993 年 12 月出版第六卷。）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最喜欢诸葛亮说过的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我理解就是一个人对于物质生活不要过分奢求，安于过得清简、素朴一些；宁静则是心里尽可能排除掉个人的杂念，少些私心。这样，人生在世，不为个人私利操劳所累，把自己的志向同革命的事业融合在一起，他的心胸就会宏大起来，精神就会充实起来，心情自然就可以乐观，情绪自然就会昂扬。一个性格爽朗，心境总是愉快的人，是不会因伤神而伤身的，再加上适合自己情况的经常性的锻炼，起居饮食养成一定的规律，他（她）终会健康长寿。

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年事也可谓高矣。虽然近来身体也不太好，但我雄心尚在，还要抓紧时间，争取为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多做点事。近来，不少来京参加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朋友来看我，从他们那里我听

到不少很令我鼓舞的事情，促使我拿起笔来。今后，我首先打算写好我的自传，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把资本主义制度，旧社会和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比一比，也许会对年轻的朋友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有所教益。

成立老年医学学会是个很好的事情，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把老年医学直到整个老年学做为一项科学来研究在我国还是较新的，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有着丰富的健身增寿的经验，所以我感到这项研究工作应体现我们民族自己的特点。希望学会经常总结、介绍、交流老年长寿的经验，不断把这项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取得新的成就。

（孙雁行 整理）

（本篇最初发表于《长寿》1982年2月15日第1期。）

致李玲修^①

玲修同志：

《明天就要决赛》一书，和《文汇》月刊都收到，
谢谢。那本书已看完了，你对乒乓球观察得很细。我
还好。耑复并祝
笔健

冰心

二、廿五、一九八二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① 李玲修，女作家。1944年生，山东牟平人。主要作品有儿童小说《明天就要决赛》、长篇小说《姑娘跑向罗马》、体育报告文学集《足球教练的婚姻》、《笼鹰志》、电影文学剧本《花园街五号》、《赤橙黄绿青蓝紫》等。

教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

“老师说的！”这句话是孩子们口里心中的金科玉律，这几十年里我从许许多多的孩子口中听过无数遍了。

这一句话充分表明了孩子对于老师是怎样的尊敬和服从，同时我也可以从孩子们的话里，看出他或她是什么样的位老师。

我们都有做小学生的经验：当我们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几十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甚至于衣着、发型，都深深地印到我们的的心幕上。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也有最公正的评论和判断。那几位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老师，直到几十年后，我们老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还会感激地谈到他或她，说：“我们今天若是还有一点成就，那是和某某老师的教导和影响分不开的。”

因为老师的表率对于孩子们有这么大的教育意义，我就十分赞同教育工会向广大中小学教师发出的开展“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的倡议。

十年动乱，把我们历史上和建国以来的美好道德传统都摧毁了。拨乱反正，移风易俗是全国全民的责任，但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责任。为人师表的教师们，在向建设精神文明进军方面，是站在最有利地位的主力军。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不但教书——传授了科学知识，也是教人——做出了“五讲四美”的模范。身教重于言教，孩子们在春风化雨之中，潜移默化，翕然成风，首先把这一代人的精神文明建设起来，这难道不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吗？现在我们有两亿以上的中小学生，这两亿多人就是二三十年后我们中国当家做主的一代，我们的一千万位教师将有多深的责任感和光荣感呢？

我祝愿教师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

3、6、1982

致赵清阁

清阁：

得你长一点的信，很高兴。上海今冬特别冷，上海亲友来信，都说长了冻疮，炉火又不好用，我已经想到你了，好在现在已经转暖，以后你还是到北京过冬好。

你让我给《红楼梦话剧本》作序，我一定写，但恐怕长不了！不知这序什么时候要？真是忽忽四十年了！

你今年还想旅游？兴致不浅！我是行动不便，连楼下都少走了。我欢迎你来北京！翰老出院后只由吴青打过电话，不是他接的，身体大概还是不太健。匆匆祝 好！

冰心

三、八、八二

一樵也有贺年信给我们，也是有诗，是文藻复

的。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红楼梦话剧集》^① 序

清阁来信，要我给她的《红楼梦话剧集》作序。想起在一九四三年，重庆的一个阴冷之夜，我们谈起《红楼梦》，那时她正想写历史剧本，我劝她把红楼梦人物搬上话剧舞台——忽忽已是四十年了！

清阁五岁丧母，从小就过着孤单飘泊的生活，这形成了她的孤僻伤感的性格，也更激起了她对社会上受漠视受压迫的人的同情。她把社会上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生活，和多难的国家命运，以及自己的坎坷道路联系起来，以文艺为武器，不断地写出了揭露人民疾苦和激发爱国思想的作品。几十年来，她写了许多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红楼梦》话剧本不过是她的创作的一部分。

这些剧本，通过贾府人物，如宝、黛，如三春，如二尤，如晴雯……成为黑暗的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的遭遇，鞭挞了封建罪恶。把这些悲剧表现出来，

^① 《红楼梦话剧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初版。

这在当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几十年过去了，清阁以多病之身，仍然坚持写作。我请她保重，但也愿她能写时再写一点，因为她是她的风格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三日

灯 光

——为《东方少年》创刊而写

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是这片大地上人们醒起的信号，是灿烂阳光的前奏！

我的卧室是朝南的。我的床紧挨着北墙，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黑暗中就像一堵大灰墙似的。

近来睡眠少了，往往在黎明四五点钟醒来，这时天空沉黑，万籁无声，而我的心潮却挟着百感，汹涌而来……长夜漫漫，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秋宵不肯明”的无聊滋味。

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这一块长方形的桔红色的灯光，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

白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男孩子，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他们和我招呼时，常常往前面一指说：“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你看那不是我们

的窗户!”

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这个用功的小姑娘，一早就起来读书了。

渐渐地一扇又一扇的窗户，错错落落地都亮了起来。强强，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他们在一夜充分地休息之后，正在穿衣、漱洗，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

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灿烂的朝阳，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

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阳光的先行者”的使命，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东方少年》1982年第1期。)

朝气蓬勃的儿童文学

近几年来中国的儿童文学，朝气蓬勃地发展了，无论是出版方面、创作方面，都比从前几十倍地增加了。全国各省市都有了种种刊物，而儿童文学作者更是人才倍出。不但老作家们继续写作，更有不少的中青年作家，也为儿童写出许多富有时代感和儿童生活气息，鼓励儿童走向健康成长的道路的作品，这是我在晚年所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关心中国的两亿儿童的儿童文学，能这样地向前发展下去，中国的光明前途，就更有保证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本篇刊载于《中国年鉴》，香港京士威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1982年10月初版。）

新春寄语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同志来看我，要我为《解放军文艺》的女作者专辑讲几句话。

作为一个女文艺工作者，我当然欢迎文艺队伍里多几个女兵。《解放军文艺》的这期专辑，当然会给部队里从事创作的女同志们以很大的鼓舞。

目前文艺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反映“四化”建设，向“四化”进军的新人新事。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在国防现代化上，生活在部队中的女文艺工作者，是有“左右逢源”的便利的。我深信她们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振奋人心、振奋军心的作品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82年3月号。）

我的父母之乡

清晓的江头

白雾茫茫；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繁星》156

福建福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不在那里生长，但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到今日为止，我这一生中只回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从严冷枯黄的北方归来，看到展现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红花绿叶，使我惊讶而欢喜！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风帆，已从蔚蓝的海，驶进了碧绿的江。这天我们在闽江口从大船下到小船，

驶到大桥头，来接我们的伯父堂兄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用乡音和我的父母热烈地交谈。我的五岁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东话问我说：“他们怎么都会说福州话？”因为从来在我们姐弟心里，福州话是最难懂难说的！

这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过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岁时节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丰富而有趣。特别是灯节，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后街，那里是灯市的街，元宵前后，“花市灯如昼”，灯影下人流潮涌，那光明绚丽的情景就说不尽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时还没有鹰厦铁路，我们人大代表团是从江西坐汽车进去的。一路上红土公路，道滑如拭，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还到了漳州、泉州、厦门、鼓浪屿……那是祖国的南疆了。在厦门前线，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金门岛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忆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写了。总之，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水果是从枇杷、荔枝、龙眼，一直吃到福桔！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

我在故乡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迹、侨乡，到处可见，福建华侨，遍于天下。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溢言表。在他们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乡是可爱的。有人从故乡来，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过，我都向他们问起福建的近况。他们说：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来，进步得不可辨认了。最近呢，农业科学化了，又在植树造林，山岭田地更加郁郁葱葱了。他们都动员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愿和故乡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侨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把故乡建设得更美好！

1982年3月29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福建画报》1983年第1期。）

《冰心散文选》自序

卓如同志把她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冰心散文选》的目录，让我看了，并叫我写序。她说：“这不是一般地谈散文，只谈谈您自己的散文吧。”我答应了。

我从头看了目录。有的题目，我一看就记得起写作的背景，甚至连文章里的句子，还背得出来。如《南归》，我是在极端悲痛的回忆中写的，几乎不经过思索，更没有炼字造句的工夫，思绪潮涌，一泻千里！又如《寄小读者》，执笔时总像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子站在我面前，在笑、在招手。虽然我写这些通讯是多少经过一些思索的；我想：他们要听的是什麼？我能写的是什麼？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什麼？等等，但笔下还是极其流畅和自由的。又如《往事》，那都是我心版上深印的雪泥鸿爪，值得纪念，不记下可惜，这又是一种。还有的是一人、一地、一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久久不释，如《尼罗河上的春天》，《国庆节前北

京郊外之夜》，《一只木屐》，写来也很自然而迅速。此外为追悼朋友之作，如追悼靳以、振铎、老舍……也不需要打什么稿子，顺着自己的哀思，就写成一篇文章。最平淡的是游记或是记采访的人和事，平平说来，像缓流的溪水，难得起一点涟漪。还有些顺时应节的文章，如《每逢佳节》，《新年寄语》，也像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没有什么特别风味，看了题目，还记不起里面说的是什么。最差劲的是应了当编辑的朋友之约，限期索稿；写吧，没有材料，不写吧，对不起朋友，于是乱拉题目，仓猝塞责，我想这本集子里，也可能有些这类的文章。

总之，我这几十年来，写的散文比小说和诗都多，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最方便最自由的文学形式，“灵感”或“任务”来时，都可以拿起笔来就写。写得好不好就另是一回事了。北京有两句很有意思的谚语说：“会唱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我写的这些，还是留给会看的人来评论吧！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

（《冰心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初版。）

梦的启发

我从一场好梦中醒来。

我梦见似乎是一位导游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一处楼上，一边说话一边拉开好几扇日本式的、很轻的糊着纸的门，屋里忽然亮了。楼栏外是一些无际的闪烁荡漾的湖光！那位年轻人说：“这前面是太湖，风景多美。你要是能回到这里来，有多少文章写不了？看你的东西还不是都在这里？”我随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榻榻米上还摊着我的雪白的枕头、薄薄的被子；矮几上还有我的纸笔和一把小小的画尺，当我拿起那把小尺子的时候，我忽然醒了。

在开朗喜悦的心情里，我按亮了枕边的小电筒，看我枕边的小马蹄钟，时间是清晨四点十分。我又闭上眼睛，微笑地回想梦中去过的地方：那里有纸门、有榻榻米，像是我在日本的寓所，但那座楼前只有小巷，没有湖光。我在云南呈贡三台山上的默庐，书桌对面是几里以外的昆明湖。我在重庆歌乐山的潜庐，

可以看到的是山下十几里外蜿蜒如带的嘉陵江。这个梦是把这几张画面重叠地放映了出来，给我布置了一个面对太湖，可以写文章的地方！

梦里的近在楼前的太湖，是我白天偶然注意到的墙上月历的一幅画面，而那把小尺子，是我昨天在一张书桌上的笔筒中抽出来的，不知道让哪个小孩子弄折了。这张书桌本来是我老伴的，如今是我女儿的了，因为现在她住进了这间屋子。

老伴被挤到我住的九平方米的小屋子来，和我合用一张书桌。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一人一个抽屉。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是否在我的下意识里，曾希望眼前突兀着一张面湖的自己的书桌呢？真也难说！

据说一个人年纪大了，总是在回忆中过日子，想的、说的、写的，甚至做的梦也都是过去的事。我愿意往另一个极端想，就是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总在是想望中过日子，想的、说的、写的，甚至于做的梦也都是未来的事。理想原也是一个梦，一个青少年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梦想自己和国家和人类的未来，把自己认为是美好的许多光景，重叠地构成一幅最新最

美的画图，然后用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辈子的努力，来把它实现、完成。那么，这种开朗喜悦的心情，也不会小于我做的这一个好梦！

4. 9. 1982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我看到一九八二年“红领巾读书奖章”活动的消息，从心底为小读者们感到幸福，你们真是生在好时代啊！

我小的时候（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没有进过小学。而且那时的小学里也没有少先队的组织，更谈不上什么“读书奖章”了，但是我的确从读书上得到极大的快乐和益处，从书上得到的思想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我从小是个独游无伴的孩子，我又住在山边海角，白天还可以出去跑跑，晚上或刮风下雨的日子，我就只好呆在家里了。感谢我的母亲，她从我三岁起，就教我识字，她将这把打开“知识之宫”的钥匙交给我，我的生活就变得无比丰富。

那时候还没有专为儿童写的书，我所能得到的，只是大人书架上的那些小说。我看到的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引起了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

和对于古代英雄人物的向往。我接着又看《水浒传》、《精忠说岳》和大人枕头底下藏着的“禁书”。那时正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我读到邹容写的《革命军》和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的刊物，如《天讨》之类，都是抨击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警惕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危险等等。读了使我悲愤激昂，使我从小就认为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大好河山，必须牢牢保住，而且要使它富强起来。

从书中给我的这一点爱祖国的情，又从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使我深深体会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两句话里所包含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使我为自己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并愿尽我所能，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篇最初发表于《辅导员》1982年第4期。）

我的第一篇文章

问：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样在报刊上发表的？

答：现在想起来，天下真有极其偶然的一件事，就左右了你的一生！我在“五四”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以写作为业。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我由一个学生自治会的文书，被派去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组，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审被捕的“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的時候，我们组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那天是大律师刘崇佑替学生作辩护，法庭上是座无隙地。刘律师讲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后左右，掌声四起。从法庭回来，宣传组长让我们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

那时我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走读生，每天只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同时一向只专心攻读数、理、化学科，其他一切不闻不问，我更不认识什么新闻界人物。想来想去，我想起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

他是北京《晨报》的编辑。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比我几乎大二十岁，我们都把他当作长辈。每逢我父母亲的生日，他必来祝寿，但对于我们姐弟，他都不大答理。那时我们家看的报纸中有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我看《晨报》上的言论，对于学生运动还是很支持的，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去试一试。从电话里就听出了他惊讶的声音，仿佛觉得这个平常只在一边默默地递茶敬烟的小表妹，忽然打电话到报社来找他要登文章，是个意外。他只说：“好吧，寄来我看看。”

我那篇像中学生作文一样的《听审记》，几天后在《晨报》上登出来了，那当然是借五四运动的东风。但从那时起，放园表兄就常常寄刊物来给我看，如《解放与改造》、《中国少年》等等。那时我自己的兴趣也广些了，看的书报也多了，我自己订阅的有《新青年》、《新潮》等等。放园表兄劝我多写，我也想：许多刊物上写文章的都是学生，我又何妨试试呢？再过些日子，我的以冰心署名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便出世了。这篇小说我拿到了八元的稿费，弟弟们敲我竹杠，要我请他们逛“中央公园”，吃些茶点，还剩下一些钱，我便买了纸笔。

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一直写到现在。我没有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也没有什么鸿篇巨著，我只用

这支笔，写我的随时随地的思想和感情，不过现在是越写越短小、越随便、越平淡了。恐怕这也是自然规律。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2年4月26日。）

致周达宝^①

达宝同志：

得你信，给我带来一阵海风，十分感谢！我一切还好，只是行动不便，从得病起便没出过门，在家除了看书，还是看书。

请代问社友们好

冰 心

四、十九

^① 周达宝，女，1928年生，湖北罗田人。1951年毕业于湖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1953年到《新观察》杂志社工作。1960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副编审、编审。

《梁容若集子》序

梁容若先生将他的旧作编成一本集子，嘱我作序，我和梁先生是新交，只知道他新从海外回来定居，是一位平易恬淡的学者。我读了他给我看的《蓝天白云集》和《容若散文集》，我看出他的闻见很多，兴趣很广，随笔写来，都自然有致，尤其在《故乡》一文中，他再三强调乡土爱和国家爱，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住过台湾，住过美国，仿佛都能随遇而安，但他还是觉得“祖国怀抱最温存”，于是以八十之年，翩然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他不但自己回来，还招请国外的许多老友，让他们回来共度快乐的晚年，我认为这是梁先生很大的贡献。

4. 19. 1982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昨得来信，知书已收到，正好宗慈出差（一星期）到京，住在我这里。她知道你很好，也很高兴，小弟也来过，可惜他们相左了。

我自知保重，希望你也保重，我们到底都老了。附上全家相片一张，今年夏天朋友替照的，祝你好！

姐 姐

六、十五、一九八二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巴 金

老巴：

得到你送我的书，既高兴又感谢。昨天看见小林给吴青的信，知道你也收到《记事珠》了。我的东西太不像话了，除了几个知友之外，我一概不送。

听说你背上的疽好了，夏天来仍要小心，千万！我还好，就是整天晕晕呼呼的，什么也写不下去。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

保重！

冰 心

六，三十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忆 昆 明

——寄春城的小读者

四十年前，我在昆明住过两个春秋。对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我的回忆永远是绚烂芬芳的！这里：天是蔚蓝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绿的，花是绯红的。空气里永远充满着活跃的青春气息。今日，我遥望南天，祝愿住在祖国春城的小朋友们，不辜负你们周围灵秀的湖山，给与你们的美感和熏陶。努力把自己培育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四育兼优的少年，准备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伟大而美好。

一九八二年七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春城晚报》1982年8月5日。）

《垂柳集》序

刘心武同志把他的散文集《垂柳集》给我看了，让我作序，我倒想借这机会说几句我对于现在有些散文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散文是一个能用文字来表达或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人，可用的最方便最自由的一种工具。在他感情涌溢之顷，心中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话怎么说，字就怎么写；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思想感情发泄完了，文章也就写完了。这样，他写出来的不论是书信，是评论，是抒情，是叙事……的文章，应该都是最单纯，最素朴的发自内心的欢呼或感叹，是一朵从清水里升起来的“天然去雕饰”的芙蓉。

这些年来，我看到不少的散文，似乎都“雕饰”起来了，特别是抒情或写景的，喜欢用华丽的词藻堆砌起来。虽然满纸粉装玉琢，珠围翠绕，却使人读了“看”不到景，也“感”不到情。只觉得如同看到一朵如西洋人所说的“镀了金的莲花”，华灿而僵冷，没

有一点自然的生趣，只配作佛桌上的供品！

我自己也曾“努力出棱，有心作态”地写过这种镀金莲花似地、华而不实的东西，现在重新看来，都使我愧汗交下。我恳切地希望我的年轻有为的朋友，要珍惜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写作的时间，不要走我曾走过的这条卖力不讨好的道路。

《垂柳集》中的散文，不论是回忆，是游记，是随笔，是评论还都没有以上的毛病，这是难能可贵的！作者虽然谦虚地说：自己飞得较早，进步很慢，但是我觉得像他这样地年轻，又有了一双能飞的翅膀，趁着春光正好，春风正劲，努力地飞吧，飞到最广阔最自由的境界里去！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2年9月27日。）

祖父和灯火管制

一九一一年秋，我们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老家去。在还乡的路上，母亲和父亲一再地嘱咐我，“回到福州住在大家庭里，不能再像野孩子似的了，一切都要小心。对长辈们不能没大没小的。祖父是一家之主，尤其要尊敬……”

到了福州，在大家庭里住了下来，我觉得我在归途中的担心是多余的。祖父、伯父母、叔父母和堂姐妹兄弟，都没有把我当作野孩子，大家也都很亲昵平等，并没有什么“规矩”。我还觉得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几个小家庭的很松散的组合。每个小家庭都是各住各的，各吃各的，各自有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比如说，我们就各自有自己的“外婆家”！

就在这一年，也许是第二年吧，福州有了电灯公司。我们这所大房子里也安上电灯，这在福州也是一件新鲜事，我们这班孩子跟着安装的工人们满房子跑，非常地兴奋欢喜！我记得这电灯是从房顶上吊下

来的，每间屋子都有一盏，厅堂上和客室里的是五十支光，卧房里的光小一些，厨房里的就更小了。我们这所大房子里至少也有五六十盏灯，第一夜亮起来时，真是灯火辉煌，我们孩子们都拍手欢呼！

但是总电门是安在祖父的屋里的。祖父起得很早也睡得很早，每晚九点钟就上床了。他上床之前，就把电闸关上，于是整个大家庭就是黑沉沉的一片！

我们刚回老家，父母亲 and 他们的兄弟妯娌都有许多别情要叙，我们一班弟兄姐妹，也在一起玩得正起劲，都很少在晚九点以前睡的。为了防备这骤然的黑暗，于是每晚在九点以前，每个小家庭都在一两间屋里，点上一盏捻得很暗的煤油灯。一到九点，电灯一下子都灭了，这几盏煤油灯便都捻亮了，大家相视而笑，又都在灯下谈笑玩耍。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而祖父是一家之主！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福建文学》1982年第10期。）

我喜欢短小精悍的作品

——关于《一分钟小说》的一封信

看了晚报编辑送来的《一分钟小说》，真不愧为从三万多篇中选出来的杰作，篇篇都不错。我姑定出头三篇，还有几篇也很不错。

我从来认为短篇小说是应该短的，因为短，布局必须精练，文字必须简洁。我们年轻时所奉为模范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项链》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后来也不知为什么，短篇小说却越写越长了，长得使人必须有整段时间才敢翻阅。我病后精神不好，尤其有此感觉。总起来说，我喜欢看短小精悍的作品，我也希望年轻人多写些短些的好的小说。当然写短小的东西，更不容易，一粒沙中能见到一世界，是要花些剪裁筛选的工夫的。

这只是一家之言，也许是为我自己不会写长篇文章“护短”，请一笑置之。

一九八二年八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2年8月25日。)

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

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创作和上映，是适时的。

自从我听到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中，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动篡改为“进入”这一消息起，我的心一直在怒涛翻滚之中！教科书是担负着教育培养子孙万代的责任的，日本文部省怎能“一手掩尽天下目”，美化那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驱使千千万万日本人民，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行动，把这关系到半个地球亿万人民国破家亡的血淋淋的事实，鬼鬼祟祟地改成轻描淡写的“进入”二字！难怪普天下人民，尤其是中日两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群起忿怒地质问：“世界上有这样的‘进入’吗？”

姑且不提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横行时期，亿万人民都有他们自身的惨痛经历，单单说到我自己，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就是

一个这段历史的最好的见证者！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我说：

我年轻时候就没有年轻过！
那时，围绕着我的是：
连天的帝国主义的烽火，
遍地的封建主义的妖魔；
白骨堆成山，
血泪淌成河，
国耻纪念比节日还多！
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中国！

是的，我年轻时候就是这样含垢忍辱地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而这些国耻纪念，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的。“五七”、“二十一条”、“济南惨案”、“九一八”、“七七事变”、“八一三”……哪一个国耻纪念，不在我的脑海中掀起一张我目睹耳闻的血淋淋的画片？在二十年代我在美国求学期间，有了几个日本同学以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是爱好和平的。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到了战后的日本，我才知道日本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伤害得家破人亡！我在一篇《日本归来》的文章中写过：

从羽田到东京的路上，汽车在崎岖的大道上飞驰，穿过轰炸后的废墟，两旁没有一星灯火，路旁没有一个行人……白天我出去看看，战前最繁华的银座，大百货公司中几乎空无所有……我出去想看看除夕有什么景象，我所看到的是一条条黑暗死寂的街市，只有缩着头的警察顶着寒风，提着昏暗的灯笼，在空荡荡的大道上彳亍地走着。这夜听不见辞岁的钟声，寺庙里的铜钟都被迫捐献出来做了武器了！……这一夜我没有睡着！

此后，我见到了我的日本同学和她们的家属，大都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们的房子被炸平了，书籍被烧毁了，我们还没有深谈到别的。以后，我还和东京大学的同学们，在课堂的火炉旁边（取暖的暖气管也被拆下捐献作了武器了）畅谈我们两国两千年来的交往，从这时起我深切地体会到中日两国人民必须世代友好下去，这是关系到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头等大事，我必须以对日本广大人民的同情来代替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憎恨，我誓同我的日本朋友们全心全意地为这伟大高尚的目标而终身奋斗！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涌现了许许多多我的日本朋友的诚挚的面颜：已故的松本治一郎先生，中岛健藏先生，松冈洋子女士……以及其他当前健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家井上靖先生、宫川寅雄先生、藤山爱一郎先生、古井喜实先生、宇都宫德马先生、土光敏夫先生、茅诚司先生……他们都仍在为中日友好的伟大事业，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十年前我在《樱花和友谊》一文中，曾写道：

亲爱的日本朋友们，二十多年来，我们在风里、雨里、冰里、雪里，并肩携手一砖一石地铺出了这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道路，过去并不是平坦的，将来也还是有曲折的，随时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

真是不幸而言中！十年之后，果然出了这件要污染日本子孙后代的篡改教科书的事件！但我接着又写：

但是根据我们过去努力的经验，我们有勇气，也有信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正在创造着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历史，我们中国人民将在这条道路的两旁，

把日本人民送来的山樱苗本，整齐地栽起，我们将以园丁般的万般珍爱的心情，仔细地培育，辛勤地浇灌，让它们在中国土地上，和我们的坚持中日人民友好的接班人，一起茁壮地成长起来，繁盛下去，使一年一年灿烂盛开的樱花，以它们的颜色和清香，来鼓舞我们世世代代的接班人，永远和我们的日本朋友，同心协力地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这个伟大的事业不断地做出出色的贡献！

我有限的岁月不会增添，而我支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并没有丝毫的减退。我信赖我们两国坚持人民友好的接班人！

我再重复一句：请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正在努力创造世界和平历史的中日两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2年第9期。）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前天晚上吴茜来了，谈到你的近况，说你身体很好，有吴大兰大夫照应，又是同乡，我很放心。她还说你自招待所搬出后，屋子小些，但更像一个家，我想大弟调在兰州，就近也可照应。我们这里一切还好，文藻因血压太低，大夫让他去阜外住院十天，现已回家。据说心脏还可以，只是肺部不展，常觉郁塞，但此无药可医，只能靠运动。我行动不便，已两年没有出门了。小妹定九月八日赴美，进修一年，到 M. I. T. 学社会城市计划。二哥，出外（大连）休养，化工部安排的，半月后回来。望你保重！

姐 姐

八月廿四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失去了参加列席十二大的机会，但我学习了十二大的报告文件，同时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使得我整天包围在兴奋欢乐的气氛之中。我感到我所热爱的祖国，是空前地生气蓬勃的，前途是空前地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不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我把这三篇内容丰富的报告，详细地来加以述说，我只能说这几篇报告仿佛都是在详尽地答复了我的愿望和要求，使我感激，使我奋发。例如胡耀邦同志谈到：“我们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全党和全社会认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并且决心尽可能创造条件，使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有陈云同志讲话中谈到要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问题，他说：“一句话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而

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这些话都使我读了忍不住喊出我发自内心的欢呼。等到我读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里面提到：“要用实际行动写好自己晚年的历史，时时处处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又从兴奋转入了沉思：我自己应该如何努力用实际行动来写我自己晚年的历史呢？

我愿以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坚持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全国人民一起在空前的蓬勃朝气中，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82年9月22日。）

致 吴 青^①

亲爱的小老二：

姐姐送你回来，在门口叫了一声 mami，声音和你的一样，吓了我一跳，以为你没走成，后来陈恕也回来了，都不过十点半。听说你还坐了头等舱，运气真不错！

想我写信的时候，你该到了美国了（九月九日下午三点十分）。从今起过了一天，就意味着你离家又近了一天，我就是这样想的，今天我又给黄迪回了一封信，说你已经走了，这时恐怕你已和她联系上了。

家里和往常一样，一切你可以想象出来，不过电话少了，因为你不在家。我和 Daddie 自己会保重，姐姐和陈恕又常在身边，大姐尤其细心，你都不必惦念。

^① 吴青，冰心的二女儿。1982 年至 1983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访问。1984 年以来，被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1988 年以来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现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

我看你若方便，先把冬天大衣准备好。因为 Boston 说冷就冷，同时也不要忙着同太多的人联系，费去许多时间。到黄迪家可过 Week end，可以吃中国饭也可以休息，还给他们添些快乐。（我告诉他们你不会和他们客气的，同时希望他们不要给你特别照顾，宛如家人一样爹。）^①此外昨天我得浦丽琳信，她还寄我书，我也想给她写信，告诉她你已经走了，亲亲你！

娘

九、九、八二

^① 括号内的文字是冰心的老伴吴文藻教授写的。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

中央民族学院的几位教师翻译了井上靖先生的《西域小说选》，请我作序。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我既不懂日文，又没有去过祖国的西北，对于原著中的景物和翻译的甘苦，我都无从充分领略；但是井上靖先生是我很知心的日本朋友，又正因为我没有去过西域，我要从井上靖先生这本历史小说中来认识了解我自己国家西北地区当年的、美梦般的风景和人物。这是我欣然执笔作序，并衷心欢迎这个译本出版的原因。

我和井上先生的初次会见，我已不记得是哪年哪月的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初期，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曾到井上先生家里作客。我看到井上先生满屋满架的书。会见了热情好客的井上夫人；还有井上先生的小女儿——佳子姑娘。她活泼聪明，十分可爱，尤其是她脑后垂着两条又黑又粗

的发辮，和中国的女孩子一模一样，见过后很难忘掉。那天井上先生送了我好几本他的大作。他知道我不懂日文，还送我一本英译的《猎枪》。

此后，我们的相见就频繁了，二十余年的往事，画面重叠地闪过我的心幕。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东京，背景有中国的山色，有日本的湖光，无不情景交融，依偎如画！最后的一张画面是一九八一年我病后家居，井上先生和夫人，还有中岛健藏夫人，一定要亲来慰问。我的客屋又小，我们和翻译人员一同团团坐下，真是“促膝谈心”了！那次的聚会，在我的记忆中，是永不会磨灭的。

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候，《井上靖西域小说选》的译本付印了。井上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对中国汉唐文化和中国西域地区，有了极深的爱慕和向往。正如山本健吉先生为原著所写的序中所说的：“总而言之，井上先生有关西域的作品里，寄托着他从青年时代就孕育的梦。那个梦是浪漫主义的憧憬……我确实感觉到了撰写这种小说的作者的熱情。”但井上先生在写这本小说集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过西域，正如他在这译本的序中所说的，他写作的资料“有的是仰仗于历史材料体现的，有的是依赖于稗史材料表达的，都是没有到实地考察游览过，而提

笔一挥而就的”。

他又说：“由于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光辉时代，承蒙中国方面的盛情关照”，他两次到了河西走廊，三次到了塔克拉玛干周围地区，游历了他自己小说中的舞台。虽然西域古代历史已湮没在流沙之下，使得他感慨万千，但他在旅途辛苦之中，还是悠然入梦！他还是觉得：“月光、沙尘、干涸的河道、流沙，从古至今，依然如故……这只有在倾注了青年时期心血的小说的舞台上，我才能睡得如此香甜、安稳。”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每次井上先生从西北回到北京和我们相见时，就热情洋溢地和我们谈着他旅游见闻的一切，亲切熟悉，如数家珍。静聆之下，使我敬慕而又感动。

我感谢井上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我们的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

他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他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我向他致敬！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2年第11期，《井上靖西域小说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初版。）

为《胶东文学》题词

祝愿

胶东的作者们，永远从生活在胶东壮丽的海上山中的人民中间汲取创作的源泉！

冰 心

九，廿五，一九八二。

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感谢你给我们写的贺生日的信。在初九那天（廿五号），大妹买了一个蛋糕，二哥也买了些月饼什么的来我家（二嫂伤风未来）。孩子们也只有大妹、陈恕、钢钢，我们六人。陈恕还给我们照了相（我和二哥和文藻），等洗出就寄给你。二哥下午三点来，五点走了，那天还下小雨！

《红楼梦》昨天已让大妹寄出（内有我们的相片夹在《冰心作品欣赏》里，还有一本《先知》），这部书是她的，我买不到，她说三舅舅看过后，不用了再还她。其实第三册还是别人写的，上两册中也没有什么，只是有关芳官名字等，稍有不同而已，你自己看吧！

“家用负离子发生器”，我没听说过。我想我也不需要，你如感觉对你的健康有用，那也更好。

大弟有信，说小弟要去矿校学习，极好！

姐 姐

九、廿七、

小妹已于九月八日赴美 M. I. T 学社会学，为期一年，到纽约有信，还未到波士顿。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国庆节和中秋节是一天的“十·一”，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放了三天假。正好常华夫妇是这一天到的，一号那天一家团聚了一天，午晚两顿饭都是十几个人，以后常华夫妇就天天出去，早出晚归，我们两人就整天在家，但也有人来。今天我刚得到 Stasia 的信，她说十月五号（就是明天了）他们要到波士顿去看你，请你吃饭，还说以后要请你到他们家住。她十分热情，她父母在中国住过，所以有些感情。我想国庆日黄迪夫妇也许会叫你去过周末。今天我生日，小林也寄了一张贺片来，我共吃了四块蛋糕，一块是自己买的，一块是二舅舅买的，一块是宗钧送的，一块是卓如送的。我现在身体很好，Daddie 也不错。今年天气是逐渐凉下来的，还没有寒流。我们会保重，大姐也很照应我们，新的宋阿姨年轻麻利，一切都很省心。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只惦记你，不知找到近学

校的房子没有？一天走 50 分钟也很累。姐姐一家都好，哥哥一家过节在此一天，陵霞也来了。山山入了中专，学制革的。钢钢、丹丹每天也打球，我看他们也用功。我想明年考大学是个关键，不会不着急的。常华夫妇很可爱，我们给他们买了月票，我另外送他们贺礼 50 元，他们大概要住到十号以后。（浦大祥联络上没有，住房事能否有所帮助？关于首都一些社会问题剪报，尚未发现，待出现后再寄你备查考。上次来信说有四门课，哈佛的听来怎么样？）^①文瀚家的牛牛，和姐姐家常有来往，也到你们那里去和钢钢玩，别的等你再来信再说。总之，一家人都平安如意，你不必挂念，只自己保重好了。亲亲你！

娘

十、四、一九八二

^① 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致 吴 青

最亲爱的小老二：

前两天就得到了你给陈恕和钢钢的贺生日片子，昨天（十月七日）又得你 27 日写的信，算来在路上走了十天，今天已是十月八号，你整整离我一个月了。我真是想你，尤其是我夜里醒来或是我心中不痛快的时候，不过“别离是重逢的开始”，你现在是一天一天地离我近了。我实话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痛快的地方，姐姐和陈恕还有大姐都在很好的照顾我们。北京天气是一天低一度地慢慢冷下去，冷了我们自然能生炉子。孩子们也还乖，丹丹钢钢仍是那样子。我将你信给他们看了，勉励他们，他们都说“我们知道”。哥哥他们仍是每星期天来，陈凌霞多半不来，孩子也不定全来。我在家有时也有外宾来访，多半是外籍华人。我和 Daddie 十分惦记的，一是你的住处，希望你能早些找到近的地方，而又便宜的，安定下去；二是你冬天的外衣买到就可以御寒，希望

在十月一日国庆会上你可以遇到更多认识的人，可以帮一点忙。黄大嫂十分需要慰安，她又十分热情，你到她处 Weed—end 我也放心，在美国什么都是钱（中国也是如此，不过我们还有点人情味！）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钱。严三姐波士顿的地址你有没有？你需要时，可以向我要。我们现在都平安。我写这信是早晨九时多，Daddie 早上休息未起，还在打呼，陈恕他们生日，我们一定吃面。常华夫妇还在此，他们已逛了一切地方，今早去买车票，打算十号走。常华还给钢钢做了的卡上衣，别的没有什么了。家里你一定放心，我们会互相保重，你在那边也要保重，不要消耗不必要的[。]时间[。]和[。]体力[。]。外边到底不比家里，我从前在美国时就那样想，美国好是好，不是我的家，这滋味你也尝到了。亲亲你！

娘

十月八日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又得到你的第三封信，知道浦家的人已经和你联系上了，又知道黄大嫂对你十分照顾，还替你买了大衣，我当另函去感谢。只是你的住处一直没有定妥，我还是很惦念，只希望在多方设法之下，可以早日定夺，反正你也只去一年，不日就可以回来，重享家人同在之福。在此期间不要太辛苦，不要吃得太省，上课也不要太多。我们两边都大家保重，准备明年重逢的快乐。浦丽琳有信来，说浦干爹到东方去看你，她也请你假期中去她和大邦的加州家作客，她们都很热情，我想你年假中，大概先到东方，如纽约等处吧？

家里一切安好，今年天气是逐渐凉下来的，所以比较适应，今天 Daddy，由民院朱大夫陪同到积水潭医院去看牙，不是大毛病，只是假牙掉了一个，去安而已。反正我们一切都有人照应，你可以完全放心。

姐姐和哥哥一家都好，钢钢和丹丹仍和平时一样，我把你的信给他们看了，他们都说“知道了”，但愿他们能有些自觉就好。冰冰很想你，但小孩子的“想”，和做父母的大人的又有不同。宗慈到山东出差，在此过了一夜，十天后又将回来住一星期。她给你们和姐姐带了几个重庆花盆，还有柚子，怪味胡豆等，真难为她带！

陈恕和钢钢伤风早已好了，反正有什么小病，等到你接信时，都已经好了，不必太挂念！我当年去美，信是从船上走的，更慢了，有此经验，而且现在医疗条件更好、更方便，你说是不是？

娘

十，十四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昨天哥哥来了，他在这里写了一封信，说是你要过生日了，我也早就想起这件事。我想，你自己在外边也不好声张，只有悄悄地过了，等你明年回来，我们再好好地过吧。陈恕和钢钢生日，我照例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买东西，同时也吃了面。昨天小惠对我说：“二娘在吃上也不要太省了。”她说潘家老四在美国，因为鸡腿比较便宜，她就买来熬汤，也吃肉，这是个办法。费哥也常打听你，他和费嫂要到吴江去一个月。我们一切照常，天气一天一天地凉下来，我们都加了衣服，不久就要生上炉子。宗慈昨天又来了，她可以在这里住一星期，她很好。钢钢还不错，今天写一篇作文《校内见闻》让我改，字也写得不错，比你整齐！内容说现在有些青年人不讲精神文明等等，我看我们孩子，在学校表现也许比家里好。三姐、陆平、二舅舅都常有电话。陈恕大姐也不错，她现在

也照顾 Daddie 穿衣脱衣（近来手脚开始不灵，自己扣扣子就感到困难），老人动作迟缓，有她帮忙，就好多了。

娘

十，十八

杨永青和他的儿童画

世界上没有一朵不美的花，也没有一个不可爱的孩子。

我一生喜爱小孩子，无论是母亲怀抱里的，老师领着在路上走的，银幕上的，图画里的，我都爱！

1980年夏我因病住院，同年10月《儿童文学》同人送给我一幅贺寿的画。画上是一个挽着丫角，系着大红兜肚，背着两个带着绿叶的大红桃子的胖娃娃。这娃娃画得十分传神可爱。那微微张开的笑口，那因用力而凸出的胸腹，和那两只稍稍分开而挺立的胖腿，都充分地表现出他乐于背负的两个大桃子，是太大太重了！这只有对于小孩子的负重动作，有很细腻深入的观察的画家，才画得出来！这娃娃在我医院病榻旁陪了我半年，给我以很大的安慰和快乐。

《儿童文学》同人第二次来看望我时，我就详细地问起这位画家的名字和身世。从他们热情而诚挚的谈话里，从他们让我看的这位画家的作品里，我看

到了一位认真、纯朴、正直，一心扑在儿童画上的艺术家的形象。

杨永青同志是上海市川沙县人，家境贫寒，自幼丧母，父亲在上海替人做些杂工。他和祖母相依为命，艰辛地读完了五年的小学，就到上海一间木行里当了学徒。这时他已经酷爱画画，得到一管笔一张纸，就专心致志地画了起来，无论环境多么嘈杂，他也能够从从容容地画画。他尤其喜爱儿童的形象，善于捕捉一瞬间突出的美的画面，他就这样“无师自通”地画下去，直到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才遇到一位工笔画的老师，受到一些绘画的训练。

解放前夕，杨永青同志二十二三岁了，他开始以画画为业，在家乡的学校里，当了美术教员。解放后，在乡政府和团县委参加美术宣传工作，直到他在上海华东团委的《青年报》上发表了几幅作品之后，社会上才开始注意杨永青这个名字。

1953年，他从华东青年出版社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主要是替少年儿童读物画插图。他的作品有《大灰狼》《马兰花》《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等，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赞赏。

三十年来，这位孜孜不倦一心扑在画上的艺术家，也免不了生活道路上的坎坷！可他即便在逆境里，也依然执著地坚守着生活的信念和对艺术的追

求。他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表现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品格。在这期间，他的坚贞不渝的爱人蔡纯美（一位无线电修理部的先进生产者）劝慰他、鼓励他，独力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担，支持他度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

1978年10月，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杨永青终于得到了又一次的解放。雨过天晴，万物复苏，他重新握起了为儿童作画的画笔。他来到《儿童文学》编辑部担任编辑，心情舒畅了，专业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几年之中，他又为儿童画了好几本画。

杨永青同志也画过山水人物。六十年代初期，他到福建，下连队体验解放军生活，又收集了许多民间版画资料；也到过云南、四川、华山、黄山等地，他把爱美的心灵沉浸在祖国南疆浓郁的风光里。但他最喜欢画的是祖国农村的儿童生活。在我看过的他的儿童画里，有喂猪的女孩、牧羊的男孩，还有高举着饭碗坐在小鸡群里的，有肩上挂着冰鞋迎着朔风赶路的……都生动、活泼，充满了生命力！而且神情各不相同，有爱抚，有喜悦，有防备，有急遽，都表现出画家和他的绘画对象有心灵上的同情和交流，因而在风格上形成了极其自然的现实主义。我不会画画，欣赏绘画时只凭直觉。我觉得杨永青同志对他的工作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自己也说过：他为儿童

读物作画，感到这任务是神圣的。他不但在作画时注意培养儿童严肃的审美观，还十分注意印刷效果，常常下到车间同工人师傅一起商量，关心印刷情况。

直到现在，我还没会见过这位以画儿童画为神圣事业的画家。他病了，动了手术，还在疗养期间。我衷心祝愿他放心休养。他比我年轻得多，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他说过的“能使我放心大胆地追求”的美好环境。据我知道，现在画儿童画的艺术家不多，画得好的尤其难能可贵。喜爱儿童的人们，要一齐来关怀和爱护像杨永青同志这样的人才。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1982年第2期。）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收到你托人带回的十月廿七日的信，里面有两张相片，还有给别人的信，我想陈恕都已代转了。我知道你已习惯于日常生活，并且和朋友相处得很好，锻炼得也好，我也高兴。你已去过我的母校，但你把 Lake Waban 误成 Wadan，我把它译成“慰冰”就是译音。我的《寄小读者》就大都是在湖边写的，风景写得很多，但你一般不看我写的东西，自然也不知道了！你的那两张照片，都比在家时胖，我们看了也放心、高兴。严二姐已见到你，很好，她给你钱，你就收下好了，你到处演讲，有报酬没有？我们当初去学校讲话，一般都有报酬。我以为你可以给威校中文系学生讲语言教学，戴老师是系主任，是黄迪的弟妇。你到 Wellesley 没有照相，可惜，可以等到在黄大嫂家时，再去一次。我住过的 Beebe Hau，姐姐曾在那里照过相，还有的是 Noranbega Cottage 已经拆了。

我们是研究生，我记得没有种树，不过湖边有石墩子和木头的椅子都可以坐着照。当初我和哈佛的学生（如陈岱孙、浦薛凤），M. I. T 学生（如朱世明、顾一樵等），有个“湖社”，半月在湖上开一次会，各人讲自己的专业，talk shop，很有意味，都是在湖上划船对讲的，有时也带野餐。有一件事问你，Statia 和她丈夫不是十月五日来看你吗？为什么你来信没有报道？她就是我在威校最好的同学，我和 Daddy 在 1936 年都到她家去过，她的丈夫也是 Dartmouth 的毕业生。我们家早已生上小炉子，但暖气还没有来。我和 Daddy 都穿得很暖和，我们也互相照应。手推椅已付钱了，下星期可取，你放心。（我很好，一定能看到你回来。有时感到力不从心，还得挣扎一番，你听课怎样，下次来信可以稍谈几句。）^①

十一月二日

^① 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昨天是你生日，我特别想你，想到那年你生下来的情况，国事家事天下事都很乱。现在好了，我又高兴起来。十一月八号是“立冬”，来了寒流（还未刮风寒气就来了），但是一到下午，我们的暖气就来了，暖和得很！据说今年北京市有通令不死按十一月十五日以后才生火的老规矩了（据说民院今年通过内蒙买了六千吨煤），一冷就生，我觉得很好。十四楼一号，那边也不太冷。我让他们尽量在这边读书作事，他们说冷。大概年轻人感觉不到。其实，我也不大觉得冷。寒流过后，阳光又好，坐在窗前写信很惬意。Daddie 很好，我们十分注意他，他在节骨眼上，并没有伤风，姐姐一家也好。冰冰依旧很活泼，很想你；丹丹、钢钢还知道用功，大概他们自己心里也会着急。昨天得吴泰昌电话说，巴金摔了一交，也骨折了，住华东医院。我今早已去航空，给小林和巴金，

说骨折是硬伤，要听医生话治疗，正好长期休息，也免去许多干扰，反正巴金自萧珊死后，一定很孤单寂寞，别人也替不了。我们家现在都很安好，哥哥和凌霄每星期天来，孩子们多半在家念书。你的衣服够暖不？

屋里暖，出去要小心。亲亲你！

娘

十一月十日

情发于中

——序《泉水淙淙》

《泉水淙淙》是本有特色的散文集，它的特点是从实际生活中来，既有具体的内容，又有丰富的思想感情，文字也流利可诵。

作者周明同志是我在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的同事，他工作热情，勤于接触实际，曾几次陪同我去做些采访的工作。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活泼热情的年轻人。在十年动乱期间，当一个人的尊严已经被践踏殆尽的时候，我绝不敢奢望能从一个人，特别是从一个年轻人得到一点同情和温暖，正在这时，周明就是一个我最需要的小朋友！后来我知道，他不但对我是如此，对我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

正如他在这本集子的后记中所说的，他长期以来做的是文学刊物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的编辑工作，他热爱这种工作，也热爱散文和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因着工作关系，他熟悉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接触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情发于中，便忙里偷闲

写出了有关这些人物的散文特写，并记述了他游览过的祖国山水风物。

收在他这一本集子里的作品，有不少我已经在报刊上看过的。我觉得这些散文是从他热爱工作的诚挚的心里发出的声音，所以就没有“为写作而写作”的弊病。这是我乐于为这本集子作序的原因。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83年3月2日。）

致 吴 青

最亲爱的小老二：

这封信是从北京医院写的。我因摔坏了一点背脊骨，十一月十七日又进院住了三个星期，是大姐陪我来的，这次辛苦她了，因为我根本坐不起来。作了 X 光，并没有骨折，不过磨损一些，躺了十几天，照了太阳光（理疗）打了针。刚进来时因为肚子也不好，常痛，有低烧，现在已好了，前天起就试坐起来。今天头一次写字，怕你不放心，赶紧给你写信。病房里是骆大夫管，王福权、吴蔚然大夫等常来，小咪和徐世荣更不用说（当天进院，是陈恕和大姐送我来的，徐世荣就在院内接）。这三星期中很想你，尤其在夜里。大姐要起来四五次给我小便，我很过意不去。现定本星期六（十一日）或星期天回去，我赶这信希望你放心度假。此后我一定更小心，老了到底骨头脆了。你看见亲友都替我问好。我尤其希望你和 Stasia 或 marnic Speer 在一起过圣诞节，亲你！

Wishing you a very happy holiday

娘

十二月八日

致 吴 青

亲爱的老二：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仍在医院里，小咪等都不赞成我早回家，因许多病情仍未察好。现在关于胆囊、胰腺方面，都已作了超声波，心室早跳问题也改了药，逐渐平稳起来，我想不久也就可以出院。我现在一坐起来就腰酸，走路更不行，右脚前半部着地就疼，恐怕要慢慢地练习，回去也一样地要麻烦人。总之，岁数大了，也是自然规律。骆大夫又调到南楼去了，接任的杨大夫，是继黄公怡之后去日本的，对我也不错。在此就是大姐累一些，闲的时候她又闷。姐姐哥哥和陈恕都常来看我，其他的人如宗钧、小四等也都来过。在此住院的有曹禹，阳翰老等。不过我从来不出去，这次本来就躺的时候多，坐起很少，更没有推车出去的兴趣。你现在正在圣诞节访问中，美国一定很热闹，我想你一定会写信报告。怕你悬望，就又写此信。据说 Daddie 由罗哥儿给换了一种心疼药，

觉得好多了，我看他还可以。今天（礼拜三）下午陈
恕来，别的再说吧，十分十分地想你！亲亲你！

娘

十二月十五日

致 吴 青

最亲爱的小老二：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日，我已回家了，是哥哥去接的，因为陈恕和姐姐都有课。大夫们都来送我，回来后看见你十二月十一日的信，知道你因许久不得我信而不安，哭了好几次，我在医院里也因想你而哭了好几次。我们都是 Sentimental 毫无办法！但我此后一定特别小心，不要再摔交，以免不能写信。因为我写信快，即使 Daddy 有病，我也会写信的。回来后大家都来了，姐姐饭后来，钢钢尤其殷勤，他扶我坐转椅，这椅子比医院的好多了，灵便之极。家里人都好，Daddy 总是那样子，丹丹和冰冰、李志昌要今晚才能看见。我回来后，至少大姐可以睡得好些，我夜里不必叫她了。回来后桌上堆满了信件，一一拆阅，真如我母亲说过：“生命和事情一样长。”昨天夏衍到医院看我，沈宁给我们照了相，好了就寄给你。（这次娘

病，使你万分焦急，从此可得一教训，无论家里出何意外事故，你要沉着。我俩都已年逾八旬，难免有病，尤其冬天难过，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所以在短时期内无信，也不必焦急，至要。)①

同日

① 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致 吴 青

亲爱的老二：

连得你十二月廿一、廿二两信（内附有给钢钢信和山山的贺生日片）并有相片，欣慰之极，我去的三封信，想都已收到了。回来后躺的时候多，坐起不太久，腿也渐渐地好了，我想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等你明年回来，就差不多了。家里都好，丹丹、钢钢似乎在学习上自觉多了。丹丹上了文科，钢钢上的理科，但看明年考的怎样。姐姐、哥哥两家都好，山山上中专后，有了进步，对校刊很热心；江江也不错，做了课代表；冰冰近来也常得优。近来北京牛奶减少了，哥哥姐姐他们都没有奶吃。我们因为一来年纪过了 75 岁，二来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每人每天有一磅，因此陈恕和钢钢每天都有一碗奶喝。你寄回的照片，比在家时胖多了，还有你穿的浅颜色大衣，大概是黄大嫂送的吧？今天是十二月廿七，大概你今天搬家，以后就到纽约等地去了，我等着你见许多人的报

告。我们这里定一月二日团聚，也是山山生日。我们得的贺年片很多（年历也不少），也有许多人来看。有一天叶圣老也来了，我真过意不去。夏衍是到医院看我的。今年北京不冷，家里尤其暖和。（下学期你要选新课，想来 Lisa 会帮忙的。你听课，每课要不要做总结，写心得？“一外”对你们出国进修，有没有提出要求？我问你姐姐，她说那时没有。不过你最好趁热打铁，写下一些，以防万一，并且对自己写总结有好处。还有一件事，你参加的系是“都市研究和计（规）划系”，有没有书面通告，简单介绍，请索带一份，我想了解对首都城市总体规划，是否有参考价值？明春香港之行，我已决定不去，因为我去后紧张受不了。）^①

十二、廿七

^① 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得你十二月七日的信，我是从医院回来才看的。我又摔了一交（摔伤了脊骨），从十一月十七日住进医院到十二月二十日才出来，所以没有给你写信。今天又得你十二月廿六日的信，知道表坠已收到了，我的“推椅”已买到了，花了五百元，很灵，因为我现在生活不能自理，行动都要人扶着，真是自己都觉得讨厌。不过屋子小，在屋里转来转去不大方便，将来天气暖些可以下楼就好了。这里大家都好，宗生和大妹两家人也不错，小妹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学习，也还好，她明年就回来了。文藻还好，但也老了，只是行动很慢，没有办法。你说你一天忙到晚，因为你还走得动，我在医院时二哥来看我，就气喘得厉害。今年北京不太冷，我们家暖气也很好。我的书出来就寄给你。小弟处有困难，我前寄去三百元，余不二。

姐 姐

十二月廿八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